

遂初堂文集

遂初堂文集卷之十九

中大夫國子監祭酒吳君墓誌銘

國家造士之地莫要於成均前代常以清德重臣爲祭酒掌其教法政令人材之出其中者多彬彬可觀自三舍法廢入貲者得充生徒於是講肄爲虛文士子不居學舍而祭酒一官爲詞臣廻翔之地養望待遷而已罕有能淬厲振興以論造士爲已任者也

今天子加意作人臨雍勸講簡廷臣有學行風節者爲之師於是歛縣吳君超遷爲祭酒君至則創立規條痛洗夙弊士習嶄然一新焉故事國子生初就舍自司成

以下凡相臨者俱操幣以見于是有到監之費迨歲滿當咨部授職必視其月課中程與否而人之實在監者少于是有出谷之費君曰師道也而以市道交可乎砥礪同官悉除贊幣月課中程者立予咨不及格者執不予諸生遂無一錢之費而課試無敢不身至者匡坐橫經講解不倦月旦課藝而定甲乙獎其才俊董其怠荒無或不勸舊制貢監生之教習八旗子弟者年滿試吏部十人中八人授縣令二人授州倅君曰資格年勞相等何所分優劣徒滋弊耳奏請以教習生兼贊禮儀歲滿悉補縣令以塞倖門八旗子弟在官學者舊不在考

校之列君令一體考校仍請於

朝鄉會試量增其額以示鼓勵二事皆報可又以前代
成進士者皆勒名太學而本朝自丙戌後缺勒石者十
八科後將何考謀於在朝次第補立又稽元明諸碑之
缺者或埋或仆發地畢出之精緻有爲皆此類也諸教
習官學者得補縣令比進士異時多挾大力出重賞以
求必得比君疏行皆縣令無州倖尤爲善地會當選補
君度營求者必倍甚于往年一日集諸生出袖中文告
先師曰吾官可去教習不可以干求得也立試士定去
畱諸生出人意無所用力得者二十四人皆寒素輿論

翁然稱至公雖勢家不快者亦不能訾議也而君歸志決矣陳情請假賢公卿多力阻之

天子知君公廉能實心任事將大用君君念母老求去益力自壬申擢任至甲戌假歸在成均僅二載而聲績大著當代稱賢祭酒者屈指於君斯可謂能勤其官不負任使者矣君諱苑字楞香少穎異博通今古不專爲帖括之學丙午領鄉薦第三壬戌成進士選爲庶吉士館課常冠其曹旣授檢討館中諸撰述屬藁爲多分修一統志明史禮志禮講義皆精核有體裁監修總裁多倚以集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每進詞翰輒被獎賞分校

禮闈主順天武鄉試並稱至公

天子屬意嚮用自檢討遷中允進侍講擢祭酒僅百日
蓋異數也既著聲司成跬步可至卿貳而君不汲汲於
榮進輒引退歸歸而母夫人猶強健侍養六年乃沒自
曾祖以下三世皆身自營葬繼修遠祖荒塋并及無祀
宗人之壟僅有田三十畝盡歸諸宗祠以增春祭族人
貧弗能娶者循長幼爲之娶歲二人新紫陽書院集耆
儒講學其中築昌碣以溉田邑人均蒙其利性剛果不
可干以私而重然諾敦氣誼素善蘇郡守高蒼巖高沒
於官負帑金累萬親故悉散去君公車過蘇獨襆被入

署綜理其簿書曲爲區畫其家得完舉主戴御史卒於
官君爲之代償逋負經紀其喪歸其視與孤同年友金
會公輩病京邸君日夕候視挾良醫手注善藥令痊乃
已居鄉尤清謹足不至公庭戒飭子弟不得預戶外毫
髮事品望益高中朝士大夫引領望其復出而君遽以
疾卒天下聞而傷之君居黃山之陽有大好山水錄若
干卷北黟山人集若干卷晚家吳門遂卒焉年六十三
八世祖寧仕前明景泰朝爲兵部侍郎祖一初客固安
與其令守城城破死之父曠少有雋才不遇贈祭酒母
唐氏贈太淑人娶程氏封淑人子四人瞻泰瞻淇瞻澳

瞻原女二人適汪春滋許朝選瞻淇今爲翰林庶吉士
請假歸將葬君于故里乞余文揭諸墓道余始拔君於
禮闈知其文而已旣乃得其爲人久而風節益彰冀其
爲持世之人於其沒也傷痛尤甚其可以無銘銘曰
禁近之臣文學有餘試以政事或患迂疎世多英流豈
乏才術孰能清修表裏若一矯矯吳君秉德之剛旣果
且達智圓行方奮其才藻受知

天子秉大著作衡文武士旣長成均師道是膺力砥清
節玉尺朱繩陋習甚深一刷而盡士氣甚靡一鼓而振
進退黜陟廓然大公勢莫之撓情無所通惟此風數臨

事乃見宜公宜卿爲國楨榦辭榮勇退不究其施言坊
行表鄉邦是師正人云亡俗失砥柱澤流後昆尚纘厥
緒佳原鬱鬱君藏在中山石可泐令名無窮

翰林侍讀喬君墓誌銘

朝廷侍從之臣股肱耳目寄焉自宜竭節奉公直言無
隱其如士習委靡持祿養交容容默默者固不足言卽
號稱賢者平居類能小廉曲謹至國家有大利害大是
非則逡巡瞻顧不敢措一詞有言責者尚然他官益復
以言爲戒蓋忠讜直諒之風不行於世久矣幸而有一
人焉明日張膽不避怨仇爲

天子別白可否其言旣用矣卒傷於讒沉困以死若侍
讀喬君者誠可爲拊膺流涕也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
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廉直著聲爲清流

標鵠娶潘宜人生五子君其叔也自幼英敏絕倫癸卯
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壬子同考順天
鄉試矢心剔弊無纖芥私以御史公年高請假歸養尋
丁艱服闋補官戊午詔舉博學鴻儒君被薦試列高
等授翰林編修纂修明史粵西初平補行鄉試君出主
考稱得人選克實錄纂修官乙丑春

上御試詞臣君名在第四間日復試之君名在第五
上甚悅有學問優長文章古雅之褒令克日講起居注
官尋擢中允纂修典訓旋陞侍講五月再遷俱出特
簡於是館閣代言之文多君起草實錄以漢文譯滿文

苦相牴牾君詳加訂正山暢本指而辭義雅馴

上稱善者數四駸駸鄉用矣而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頗漕河者舊有堤以捍水河臣某某設減水壩洩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水者

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冀董其役而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臣意乃別創一議爲疏上之其畧曰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更足爲患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潮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南高郵

城南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橫堤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堤二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束所洩之水使入海其堤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堤面濶二丈底濶二十丈此堤築於積水之中無從取土當先定堤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土以築堤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當丈量之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年分收

子粒三年後納田價於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堤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搬運費一二錢令每引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十四萬官帑畢還矣誠興此工常設監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清地課屯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陞轉或工成卽陞或帑完議敘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未習河事者莫知要領君閱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矣言之何益

上以役大費多名河臣與泉臣廷論之泉臣痛排前議
廷臣多有河臣者

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使其客以厚利
啗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夫羣集君邸君慷慨言曰以朝
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國用絀矣題官至三百員鉉政
亂矣派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
害不忍言工既成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堤曰派
夫既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築堤先定基址甲之田在
南取其賄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
一百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

虛聲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
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
得未能三之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
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竝興每邑須派夫萬餘
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
逃不待三年無子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
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
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也工既
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
成萬不可成之功者今乃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

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瘠瘠也今但據額丈量而以其餘爲官田賣之卽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堤雖屢決河濶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獨恃一線爛泥之堤以爲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村落何有廬墓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君乃篝燈草議明日君入直起居

注是日秋決故事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並席坐某學士亦言河臣議非是旣而

上御南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某學士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

上顧問君君敷奏百餘言剴切詳明

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耶有同者否君對淮揚人皆與臣同尚有公議進呈翼日進議河臣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論其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尚書李公之芳揖君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尚書梁公清標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

人某學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於是河臣議遂寢

上知君鯁直益重君而忌君者滋衆比而構君遂中蜚語罷歸歸而聚足掩關絕口不談世事就廢圃爲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賦詩飲酒爲樂潛心讀易著易俟二十卷修邑志二十卷益肆力爲古文辭汪鈍翁亟稱之有集若干卷家居七載無片札入長安銜君者猶螫之不已甲戌暮春

旨來京居住人以

上意不測爲君懼旣至而

上初無意督過君君則鈍戶不見一人讀易著書如故

不半歲而病作遂卒朝野莫不悲之君爲人明達寬和
洞見表裏友愛兄弟終身無間言篤於故舊不以存亡
易心輕財樂施急人之難如不及家狀中所載撫孤尸
還驚女葬故友贖族人諸義舉不可勝書喜汲引才士
士多倚以成名有司甚敬君君絕不干以私惟桑梓利
病如築子嬰隄啓閉涵洞募派夫役繕事侃侃爲當事
言之常得所請鄉里多蒙其利而海上一節關國計民
生甚大故詳著之自昔詞林號清班不涉吏事居職者
養望待遷而已君業以文學見知於

上擢用方新豈不知力大援多者忤之足以掇禍緘默

不言誰得而責之惟其忠義根心不忍負

主恩不忍視民瘼故樹大敵而不畏犯衆難而不辭推
君之心苟利於國奇禍是甘一官豈所惜哉惟朝廷有
如此人材而不能究其用天復不假之年可爲憤惋痛
悼然古來直臣多有身受禍而言不用者君幸遇

天子聖明悉聽君議消大患於未形身雖廢而言則行
德被生民甚厚視夫碌碌致公卿而傳無可書之事者
光榮多矣君生崇禎壬午二月四日卒康熙甲戌七月
廿一日得年五十有三娶丘氏封宜人子四長崇烈丁
卯舉人次崇讓崇修貢生次崇禧女五戶科給事中劉

國輟溫江知縣丘璋汪宸朱經黃鈞其壻也君於同薦中與余尤善又以壻劉出余門數相往還既沒其子以遺言持狀來請銘不敢辭銘曰

維古於言無專官百工庶士皆可言孰塞廣路隔一門惟以言貴歸臺垣立仗畏斥舌每捫悠悠國事誰與論喬君和易如春溫遇大利弊披忠肝冒言讜議酬

至尊握蛇騎虎不覺難竟中駭機鍛羽翰屏退不得棲丘園繫維京邸訃忽聞身非官官以言屯人誰不死傳者君屹然一柱當頽瀾迴天轉日須臾間淮濡萬井安耕耘不死徒盡誰之恩自田高厥焉存千祀弗毀徵

遜初堂集

卷之十九

十一

斯文

太原太守周君墓誌銘

嗚呼賢才之不容於世久矣天生才實難幸而有其
人焉吾見世之汲引成就之者少而摧殘沮抑之者多
惟其才氣過人不可得而驟掩則數躓數起亦將有以
自見然而助之之孤不勝排之之力終於傾跌不振吾
悲夫才如周君卽古能吏趙張三王之徒無以過而卒
見中傷以死此可爲拊心太息者也君諱令樹字計百
河南延津人弱冠工文章有盛名順治乙未第進士除
贛州推官居數年被劾落職事白復官遷大同同知舉
卓異進太原知府移病歸久之抵京補官坐事下獄踰

年得釋會病卒君天姿英異意氣偉然籠蓋儕輩議論
踔厲風發精敏絕倫尤長於吏事頡俗喜訐訟君爲理
官精熟律令據案受辭片言立決下筆如山老吏拱手
咋舌無敢爲姦者初到郡獄囚以千數君慮天暑人衆
必生疾疫晝夜治文書平反十八九旬日獄空長寧山
寇作亂騷動旁近縣守將欲臨以兵君單騎入寇壘曉
譬禍福賊解甲羅拜逡巡散去兵得無發其明決敢爲
皆此類也其在大同修城堡築屋舍招民墾荒皆有實
績太原大郡君治之寂若無事者旦坐堂隍聽事不過
俄頃一切治辦未嘗察察苛細而情僞皆得吏民帖服

他爲吏者分治刑名錢穀幕中客常數人君一不假手沛然有餘雅好文學之士所至延攬才雋如弗及隱居巖穴者或身造其廬過客有一藝必歛衽使得意去海內名宿未識面者遠致書幣通殷勤至於王公貴人往往傲睨不以屑意辛坐是困君才望旣高視世事若不足爲又好面折人見世人媮阿媚權貴取美官者輒非笑之名其堂曰不媚之堂頗使氣忤物同列多忌之者其在贛州上官甚才之已而甚怒捃摭其罪入彈章幾致重辟後竟得解其自大同入覲也有欲強之往見者終不肯遂爲某給事所諭言周某曩在贛時曾被劾今

不當舉卓異章下所司覈奏言贛州大同事不相涉且
今揭薦者大同守林某卽前論劾者贛撫林某子也事
得寢蓋世之不悅君而欲困之者屢矣君幸得以才地
自脫然忌之者滋衆最後某御史發其居間事御史得
內擢而君下獄論死於是當世多憐君者謂居間誠有
罪然滔滔者皆是而獨以坐君某御史素相厚也一旦
中傷陷之於死噫嘻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君繫獄
幾二年所意度豁然讀書不輟爲書一篇自訟時人傳
之亦竟無能白其事者輸金得以贖論不幸病死死時
年五十有六矣君世仕族高祖詠明薊遼總督太子少

保兵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曾祖嘉瑞錦衣衛掌印都督祖興祚銅仁知府父涉沈丘教諭娶申夫人二子曰慎曰協女四長適常摺次適廣西副總兵姚尚倫餘未嫁君之卒也殯於路隅朝士哭弔者僅數人故吏交城令趙恒夫爲之買棺以殮資其喪歸而余爲志其墓余布衣時蒙君國士之知嘗讀書太原署中識君生平爲人大畧至其居官政蹟則亦莫得而詳也銘曰

吁嗟乎君何才之傑何命之屯凡今之俗悶悶淳淳君獨崛強直轂方輪浮沉偃仰一跌不振世路羊腸君磨其齟人情陽侯君揭其津利劍先缺芳蘭先焚天耶人

遂初堂集

卷之十九

四

耶奈何乎君

池州府學教授顧君墓誌銘

自學校之選衰而天下無師曰師曰弟子者率不出於
學出於學者非有磨礪淬厲之實徒以名籍相維繫弟
子既不尊師而師亦失爲人尊之道天下是以無人材
無人材是以學術事功一切敗壞當此時而欲抗顏爲
師以先王之道教士非篤學行義自信不惑之君子其
孰能之若濂宗顧君其人也君爲師於石埭於豐石埭
地僻寡秀民豐錯處沛譙間以豪武爲俗君曰習無純
龐士無廉鈍在所以導之乃潔志約躬一刷師弟子陋
習而大勸於學講課日月皆有程敬以文章德業經義

治事皆有序授之六經子史程朱大儒之書皆有條理
士狃於故常猝不知所謂君優柔漸涵磨以歲月徐而
服從久乃大奮君又不爲囁絕崖岸之行凡所設施出
於至誠德完而氣冲爲人言無所不盡士之來見者克
然如有得也已見而退愀然如有失也在石埭七年在
豐八年始至士或不名一經比去絃誦之聲塞巷縣令
丞以爲師學使者諮所疑其遷也士民立石頌德其沒
也禮祠之學宮嗚呼若君所謂以道得民者非耶君生
而至孝恒視父母飲饌興居之節以爲憂喜執親喪盡
哀以禮祭葬撫兩弟孤如已子女少以能文有聲博士

弟子既乃潛心聖賢之學，湛於圖書易象太極通書，自謂得濂溪圖與撮諸儒粹言爲道學正宗，易編合珠二書行先後天作十二圖，學者傳述焉。配吕夫人協德，儷美善事尊章，攻苦作勞，佐君孝養，俾有餘力以學。撮已環瑱以資小姑之嫁，宗黨以爲難。君兩遭危疴，孺人輒求得奇藥以脫君於死，生平無疾言遽色，與君白首相莊。君有子早貴爲御史，人以賀君，君不色喜。及御史忤時死，賀者復前弔君，不色悲。嗚呼！觀君之道行於家及處吉凶得失之際，知君之於學自得，淡也。君諱言字子訥，世爲丹徒著姓。君由明經補石埭訓導，轉豐縣教諭。

遷池州教授不赴有子四人長曰仁京畿御史次日禮
曰義季曰智丙午舉人知沅江縣候補給事中女三皆
適士族孫男七人孫女六人君生萬曆辛卯四月十有
八日終康熙甲辰正月十九日年七十有四孺人先君
一年生後君六年卒年八十有一君沒時三子皆先卒
季子獨營喪葬將合窆謂耒曰先君夫人之德非文無
以傳遠吾無以世俗之文爲也子實學古而辱與智遊
請以子銘其無用辭乃爲銘曰

履德之高位不副績學之豐施不究爲經人師推善誘
纂聖雅言燭衆謬刑于家人閭德茂寵辱不嬰有爵壽

穹窿佳原氣所輳藏魄孔寧昌厥後

鴻臚寺卿劉君墓誌銘

鴻臚卿寶應劉君旣沒踰年將葬其孤師恕以狀來請
銘按狀君諱國黻字禹美世爲寶應望族考士壯贈通
政司左叅議母喬氏侍讀石林其舅也侍讀愛君穎敏
復以女妻君君年二十五舉于鄉三十登第選庶吉士
閱三載授戶科給事中明年遷刑科都給事又明年典
試粵西未復命丁贈公艱服除補戶科都給事居六年
擢通政司叅議又四年歷督捕理事官改鴻臚卿以疾
卒官年四十八其在戶科嘗建言民間田畝有大地小
地上中下地之殊起科輸稅或以二三畝當一畝或七

八畝當一畝蓋土有高下美惡田有寬狹肥磽自古則
壤成賦不能強之使同也今賦役全書所載或田少而
賦重或田多而賦輕卽以揚郡言之高郵田二萬五千
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徵銀四
萬四千餘兩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徵銀二萬八千餘
兩寶應田二千餘頃徵銀二萬餘兩非泰州寶應之田
視高郵興化少至三倍十倍而賦重至三倍十倍也泰
州寶應乃大地而高郵興化乃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
一畝故賦輕大地則數畝折一畝故賦重而全書不明
言其故吏胥緣以爲奸愚民以小畝而輸大畝之賦者

有之恐異日有借言清丈欲以一畝作數畝民何以堪
請勅纂修簡明全書諸臣將天下田畝等則詳覈折數
具載書中以垂永久

上是其言時有建議請丈量淮揚田畝以羨地入官鬻
之者君疏出乃寢其在刑科則當秋審朝審時取各省
所上爰書反覆詳閱稍可矜疑必曲爲平反其在督捕
則詳考則例刊布之俾官民通曉凡往時以一逃人爲
根連累至百十人及以逃案爲市取所歷州縣官職名
待劾者弊不勝詰皆剔除之由是督捕事日簡案牘日
稀

天子乃裁其官併歸兵部而改君鴻臚凡此皆君政績之可紀者君性寬和立心行事一切依于厚自未第時已能存濟諸親黨既得祿疎戚貧宗無所不收恤與人交終始若一折節寒素未嘗以貴驕人稱人之長覆人之短如弗及雖早達弗懈于學刻苦爲詩章有集若干卷此狀之所得言也嗚呼君言官也先後居言路七八年而封事不數數上厥有故焉淮南多水災

天子既遣重臣治之又數訪得失於淮揚人之官京師者君之至戚以直言忤時中蜚語禍幾不測君處危疑之地欲論列大計則懼言出禍隨若毛舉細故則又不

足報稱故寧持重寡言而恪修職事清慎自將使人無可指撻雖忌君者不能得君毫髮過誤爲媒孽資君亦未嘗貶節脂韋有所附麗而賢聲籍甚惟

天子知君樸忠孤立特擢用君人第見君履順席榮而不知其操存惕厲有大過人者此狀之所難言非余莫能詳也余承乏禮闈得士十二人惟君最少雋旣除諫垣幸其得言天下事已而惜其不獲盡言品行益修端厚寬宏屹然公輔器比內擢爲清卿冀其將遂柄用而止於是命也悲夫君有子六人師尚師恕師寬師達師寵師筠師恕年二十餘已爲庶吉士將世其家銘曰

淮揚名郡河漕之衝大工大役利弊所叢實賴正人岳
立廷中繫鄉邦重爲坊爲壩矯矯劉君學富文雄早登
鑾坡才譽無雙高步諫垣袞職是供持身謹潔報國公
忠周咨民瘼爲

帝達聰文豹在山狐兔潛蹤巍班洊陟鼎鑒斯崇梁摧
棟隕朝野心同年雖不永其德則豐施雖不究其積則
隆尙賴嗣人繩武亢宗刻銘徵信昭示無窮

中憲大夫韶州知府陳府君墓誌銘

陳氏之先盛於江西泰和明中葉有廷鉞者始徙遼陽
五傳至九錫以都司從

世祖入關改官道州知州是生資政大夫紀以偏裨從
王師收粵東西積功授一等護衛攝都統事鎮泉州是
爲府君之父君諱廷策字元敷生而穎敏絕倫脫去將
家豪習都統公雖矍矍宿將喜與賢士大夫遊輕財喜
施意豁如也君更折節讀書考古論今講求經世之學
每以古名臣自期許茲仕荊州府同知荆爲楚蜀通津
遠商萃焉同知實司樞務前官坐缺額罷者十人而九

君強毅精敏盡釐積弊老胥夙猾斂手莫敢爲姦曲意恤商商無橫費來者鼓舞終君之任國課無虧荆南衆流所轍江漲嚙隄壞廬舍漂民人無歲不有有司多以傳舍視其官莫肯任事君獨奮曰民災不收何以官爲身自相度形勢首築黃潭隄措費成工不避勞怨晝暴烈日夜棲茅葦與夫役同辛苦者半歲隄工畢成高厚堅完爲荆永利荆人立碑頌績至今曰陳公活我三藩變後添設駐防之兵於荊州旗民雜處時有鬪爭民多不能自直君一切繩以法有悍卒厲民而其長庇之者君輒見將軍畫地陳狀務令鞭卒以徇卒漸斂戢民始

帖然丁卯冬楚撫與屬吏相告訐藩臬以下皆株連奪
官君兼護數印五官竝用案無畱牘無何夏逆變作武
昌失守荆人煽動君從容指麾防姦制賊皆有成算已
而大軍雲集士馬十餘萬芻茭糧倉猝百需皆問之
君君措置得宜事集而民不擾竟以殲賊賊所掠金帛
山積君簿錄上之公府纖毫無私楚督丁公思孔敘其
勞績特疏以聞得予軍功紀錄綜遷韶州知府去郡之
日荆人遮道牽衣多泣下者韶州嶺南孔道使節旁午
風苦衝疲君節其力均其勞民以不困與人健訟每株
連多人屬邑以獄上君立決遣之旅舍無畱人潔已率

屬政簡刑清郡以無事建韶陽書院選才俊肄業其中
月餼而時省之延訪博雅宿名之士身與唱酬講論以
儒雅脩吏治沛然有餘 詔舉清廉超卓之官赴闕下
與東舉者三人君與焉會

天子北征未及召見

駕還而君以病沒年止三十有七人咸惜之君內行醇
謹同產四人友愛無間居官不妄取而遇親故曲盡恩
禮沒之日裝橐蕭然有足稱者娶靳氏無子以弟堯策
之子慶復爲後余未及識君而君弟常從余遊知君治
行爲悉既卜葬使來請銘惟君世爲將家而能學古入

官優於從政可謂卓爾不羣至於竭力爲民挺身任事
捍大災定大變紛糾倥偬之際肆應有餘其才可大用
也而年與位竟止於此悲夫余懼其久而無聞也乃序
而銘之銘曰

二十而仕倅郡荆門其齒則少其官不尊何才之練推
堅剖夢何氣之果排難濟屯江濤滔天民將爲魚築堤
言言萬井安居逆焰燎原羣駭而趨鎮定如山無忘無
虞驕軍橫帥少年壓之方伯廉使郡丞攝之匪遭其時
惟才之宜賞不酬勞遷以年資部陽名郡安坐而理澤
洽如春政平於水循績升聞待擢於京心長算短殞此

邦楨有惠於民有勞於國薦刻具存頌碑不泐翼翼堂
封吉壤是憑銘以昭之百世可徵

高州府通判汪君墓誌銘

桐鄉之汪自休寧徙爾綏周士晉賢季青昆弟四人竝
有才望仲叔季邃於文學恂恂恬雅伯子獨慷慨跌宕
慕節俠喜功名筮仕嶺表甫匝歲而卒諸弟絕痛傷之
將葬以狀來請銘余交其昆弟久且厚不可以辭按狀
君諱文桃七世祖憲明天順中官睢州同知生仕仕生
新南昌衛指揮僉事新生應亨贈應天通判應亨生麟
襄陽衛經歷麟生景仁景仁生淇贈中書舍人君之考
也妣金氏封太孺人君少豪邁有奇氣爲諸生不屑俯
首章句曰丈夫當曉文武大畧乘時樹功名垂聲竹帛

何白首伊唔爲家素饒喜賓客樂施予縱橫輕俠之士
多歸之因生事端數破其貲不悔也閩粵用兵君慨然
有請纓之志浙撫陳公奇之假偏裨職銜令贊謀畫俄
而三方蕩平兵不復用君乃謝歸營別業餘不溪上日
招故人縱談豪飲極園亭絲竹之樂旣而翻然起曰一
官一職亦足自效老死田間無爲也謁選得高州府通
判高州於廣東最爲荒僻無郡丞以別駕爲上佐君單
車就官痛自磨厲一洗豪宕故習盡心民事案無留牘
請謁不行剖決平允吏民悅服會郡守遷去君以廉能
攝行守事益爲清謹革輸稅之重耗汰征商之羨餘屬

吏餽遺雖藥物不受也嶽疆多盜君設方畧悉捕擒之民以帖息又以俗陋民嚚由於不知禮教刻朱子學的頒行之士民翕然向化先是君之伯祖起英天啓中以刑部郎謫高州判有惠於民越六十載君復爲是官善於其職嶺徼以爲美談攝守半歲積勞成疾以康熙丁卯七月卒於官舍年甫五十君素輕財拯窮周急如弗及居官一錢不取於民而爲寮屬代償積逋至數千金爲身後累叔子挈孤以往經理逾年喪乃得歸君磊落不羈而內行醇謹孝友無間生平矜奇負氣蔑世事若不足爲一旦折節服官明練吏事如素習蓋其才可用

其志甚長而竟止於此悲夫配程安人溫恭淑慎生長富室而性甘儉約秉家政肅而有禮孝事尊姑善處娣姒君侖儻好施安人傾囊佐之無怯色姬妾滿前怡怡如也已無子側室吳氏生子撫育恩勤如已出中外莫不賢之先君六年卒子一耀以太學生候補州同知女一適秀水徐龍淵孫二上均上輝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三日葬卞山之南青草塢程安人合葬焉銘曰

渥洼之馬不可絰羈及其服襄絕塵而馳士也自豪侖儻權奇一就繩削合矩應規吁嗟汪君有蘊不施小試民社來歌來思何才之銳而遇之遲宜其有爲而止於

斯嗚呼噫嘻

李寧侯墓誌銘

樂清山川雄拔多產偉人若王梅溪之正直劉蒙用之忠義章恭毅之節槩卓然爲名公卿而文章如李五峰亦奇崛追古作者蓋清明剛大之氣鍾於人而然也明熹宗朝御史李公光春疏劾魏忠賢直聲震天下崇禎中歷僉都御史國亡不仕以壽考終此繼恭毅而不朽者也而公之次子象坤字寧侯者復以文章名余遊鴈蕩見其文澱相嘆異比來東甌而寧侯沒已二歲從其子燧得羽菴集鴈蕩志讀之想見其人意氣傑然倜儻卓犖之士也君兄弟七人母滕夫人夢五色雲而生君

穎敏絕人年十二補邑諸生不屑治舉子業肆力古文
辭於學無所不窺從中丞公宦遊縱觀武夷彭蠡嵩高
少室諸山川文筆益雄肆卽中丞公有大著作輒以屬
君君譽日益起翹足致青雲奮欲有所樹立遭時多故
流離患難悲歌慷慨不難披髮入山而中丞公以元老
杜門君不得不與世浮沉爲門戶計以高材久次貢入
成均席帽青衫非其好也酷嗜山水一筇獨往奇險靡
不探索枯禪老衲盤桓忘反文章峭拔務去陳言獨抒
己意論高而識卓一掃靡爛之習有不作作必警快絕
人詩多澹沉之思刻畫意象以矯拔爲工雅善著書輯

鴈山志凡讀書有一字與山涉者手自摘錄十年乃成
預修旣郡志筆削簡嚴去取皆有深意晚年名益盛操
書幣踵門者趾相錯援筆應之不倦手削成集僅十餘
卷天性孝友滕夫人病剜臂作糜以進訓諸弟如嚴師
撫孤姪如子友人死難贖其妻孥方中丞貴時有賈人
犯法持千金丐一言解於主者君應之不顧其廉介率
類此以故爲貴公子而家酷貧當事慕其文行多折節
定交君未嘗有所干請士論尤高之嗚呼以君之才之
志使得見用於時必能樹功名植氣節爲時名臣不幸
齟齬僅以文章自見其精思獨詣卓然可傳然余來旣

求李五峰集絕不可得未知千載下有能珍藏君集者
否嗚呼可慨也君生於萬曆壬子十一月十七日卒於
康熙己巳九月六日年七十有八娶張氏子六人煜炳
焯煒燧燿女二人適王法平趙模孫男十四人孫女七
人將以某年某日葬永嘉之諸浦燧以余爲能知君者
持狀來請銘不敢辭銘曰

鴈之山奇而雄君之文鑒鴻濛龍之湫靈以幻君之詩
格善變豐者天嗇者人志則鬱鬱則伸惟子雲知子雲
後千載徵斯文

鈕芥菴墓誌銘

士君子潛德弗耀必昌其後人此理之當然舉世共信者然世俗之所謂食報惟在子孫掇巍科登臚仕而已不問其宦蹟若何吾以爲宦蹟若優則不必巍科臚仕而清白家聲可大可久宦蹟無足稱則如朝菌夏漈不旋踵而枯涸何報之足言故欲觀其先人積德之厚薄當於其後人賢不肖觀之彼徒以勢位相誇詡者陋矣吾友高明令鈕玉樵今之清白吏也其二親沒將葬以狀來請銘忝在世好不敢辭按狀府君諱宏儒字希醇號芥菴世居吳江麻湖之濱先世皆力田謹厚君本生

父某出爲伯父某後年十七補秀水博士弟子明末寇盜充斥君遭嗣父喪寇且至村人盡避君獨身守殯晨夕哭奠不暫離繼遭母喪亦如之里俗尚鬼民家多繪真武諸神像殿事之君別作室奉宗祏悉撤去諸繪像曰未能事人而暇事鬼乎剛正不撓其天性也尤篤於氣誼急人之急惟恐後有湯雨七者素嗜古家被兵獨負古書畫踉蹌出奔君奇其人割宅與居仍賜給之比還不失一物嘗有盜剽村中大掠而去村中大姓疑君之鄰爲盜媒聚衆至百人人持一炬將圍而焚之君察其誣迎於塗反獲開諭乃散去餘而知鄰實非盜媒乃

大服他排難拯窮事多類此中年棄舉子業與諸逸民
高流爲文酒之會家益落蒔花種藥蕭然自得客至假
醪質饌賓接不倦以爲常玉樵早有才譽君教督甚嚴
迨入仕誨之以親賢樂善勉爲廉吏就養頃城官舍多
所撰述無何沒於署以覃恩得贈如子官配黃孺人淑
慎著聞君性嚴毅孺人濟之以慈婉親族鄰里無間言
子三人女七人長琇卽玉樵以壬子拔貢爲縣令女五
皆黃孺人出次璟次璧女二側室張氏出孫男三孫女
一府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九黃
孺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七十以巳卯十

二月從葬祖塋遵遺命也惟余與玉樵自少相厚善因得數奉君之教言持論侃侃節俠自喜好行其德能爲善於人所不及知固宜有後玉樵高才不第僅以明經服官三仕猶爲縣令未足稱顯揚惟是清介自砥礪然不易其操誠濁世中百不一見者而闕修獨行不求人知尤有古君子之風視夫高官大僚而同流合汙者相去遠矣以是徵君之種德尤厚於他人也是宜銘銘曰鈕於前史罕有聞人繁衍吾邑溪湖之濱名儒高科志乘多有卓爲廉吏則在吾友濬源培根自其家傳樂善不憚任恤睦婣潛德之鍾昌於其嗣匪祿之榮惟節之

勵崇封厚葬不如他家若斧若堂以德爲華黃雀之祥
以來大鳥傳清師儉子孫是保

孫襄臣墓誌銘

周官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孝友睦姻
任恤是爲六行非是不升於朝管子治齊猶存此意故
曰與其爲善於國不若爲善於鄉與其爲善於鄉不若
爲善於家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士不敦本行唯尚浮
華故躬修篤行之夫不見用於世然造物者常陰厚之
吉祥善事胥集於其身是則古之所重今之所輕人之
所遺天之所取君子可以審所處矣孫君諱琪字襄臣
其先自嘉興徙松江之申浦再徙青浦世有厚德族以
滋大君之考元賓文譽藉甚常爲髦士師生子六人君

其叔子也端重醇謹有綜理材父沒祖父母竝在堂諸弟稚弱君佐兩兄操家政任鉅荷艱不辭勞瘁公私內外一切治辦先業不墮更致饒裕然不懈於學補博士弟子不汲汲於榮進奮欲爲賢人君子取古嘉言懿行書諸几席以自砥礪王父篤老君代父盡子職晨昏定省旦晡上食扶持抑搔不離左右王父自卜壽藏於城南阻撓者百端君與兩兄竭心力經營之宅兆旣成王父復曰不佳當改卜君奉命惟謹相度至百里外得地於吳山之陽所費不貲纖毫不以累諸弟時人難之母病侍湯藥不解衣者六旬居喪毀瘠無人色三年未嘗

露齒忌辰薦食常竟日悽愴泣下沾襟嚴事兩兄細大必請命而行季弟早卒君撫其子如己子創築家祠祭奠合食聚子弟規誨之一門之內秩秩如也怡怡如也尤好行其德宗族鄉黨有婚嫁死喪疾病獄訟卜居營葬等事以緩急來告者靡有不應或囁嚅不能出口君喻其意輒資給之各滿其望以去歲稷有司勸分君每傾貲賑濟盡其實而不居其名邑修文廟捐百金助之古先祠墓有毀者輒爲修葺見勸人爲善之書輒梓行之造橋梁以百數瀕死猶力建邑西新橋土人以君字名之一切濟人利物之事知無不爲爲無不力淞澠間

遂初堂集卷之十九

三

稱君子長者必曰孫君君不言而躬行晚著家訓一編切近簡要人爭傳之縣舉鄉飲酒禮以君爲大賓君遜謝迨祀其父於鄉賢而後卽安年七十三而卒配方孺人實有賢行能成君之志子五人鉞鉞錚錚錡錡女三人孫十一人孫女九人嫁娶皆名族鉞候補州同知君以恩例受封如其官康熙庚辰十一月甲辰葬泲西北褚莊使來請銘嗚呼以君之篤行好修樂善不倦令生兩漢時不以孝廉舉則以賢良徵登於朝列久矣今乃以諸生老僅得鄉里稱善人可慨也夫然富壽多男人不可以力致者君獨全而致之食報於天者亦不可謂不

厚也銘以風世其誰曰不宜銘曰

人謂謂言孝弟徵其行有遺議士翩翩談義利錐刀微
膚髮視猗孫君天質粹涉末流敦古誼踐真純去華僞
砥躬修內行備見義勇爲善銳顛必扶困必濟舟萬斛
運不滯陂干頃酌不匱邇歸仁遠懷惠何必仕有良貴
淞之潯泖之裔水滌湖山疊翠壤之吉藏之邃以斯銘
告百世

丁墨霞墓誌銘

丁氏之先世有顯人宋南渡初自汴徙吳其居吾邑盛墩之東則自元迄今且四百年可考者十餘世多以高貲篤行賓禮於有司有諱鵬者嘉靖中出家財築堡禦倭徐給事魯菴誌其墓其曾孫曰士俊明末毀家從軍死於難君其叔子也諱彰字墨霞孝友篤誠敦尚志節弱冠而遭家難避兵轉徙盡亡其貲潛心力學補秀水諸生亂定還里稍稍理故業勤苦者積年復振如初然不懈于學居則孜孜講肄出而與四方知名之士角藝爭長久困塲屋去遊成均爲選人非其志也能治生而

不吝施遠族疎親多所收恤拯窮周急多長者之行郡中同宗坐事當籍沒一子亡至君家家人欲弗納君曰彼急而投我我何忍拒之曰如後患何曰情誼當然利害非所計也不聞古有嬰杵乎竟納之其後事露幾掇重禍破其家不少悔其見義勇爲類如此彭公雲客絕重君以二女妻君二子愈憲愈邵安人出也憲側室蔡氏出也邵安人秀水名族淑令性成相君治家肅而能寬儉而中禮君爲盛德事輒陰贊之愈出爲伯父後愛憲如出腹子家財盡予憲不使愈稍分之兄爲大姚令卒於官一女無依撫而嫁之君沒後卽謝家政長齋誦

經然未常一至寺院身衣布素老自縫紉一動一言皆可師法君卒於康熙乙卯年冬旣葬矣邵安人後君二十七年而卒將啟君之窆而合葬焉于是二子以狀來請銘余素聞君行誼又忝姻好不敢辭銘曰

勃興之門蚤驟替何如清素長相繼濟陽分支久而熾賴有潛德綿其世惟君躬行敦孝悌樂善如歸從義銳藏亡匿孤任俠事謹厚爲之斯可貴協德齊徽有賢儷彌成家修薄厥惠如燈加膏水培植引延福澤無終旣有崇堂封安且利納銘幽宮示來禩

沈節婦墓誌銘

嗚呼食人之祿有死無二者謂之忠臣處人之室有死無二者謂之節婦若人者未嘗知其主之必危夫之必殆也與同安樂中更變故不渝其守而人猶難之若夫見其已危已殆而捐軀事之履險任艱鞠躬盡瘁豈不尤難而尤賢哉古來純臣若申包胥田單諸葛孔明張睢陽陸秀夫之流蓋曠世而不一見也而婦女顧間有之若沈節婦其炳然者矣節婦烏程溫氏貢士栱之女歸同邑沈文然溫沈皆茗中望族文然祖演爲大司寇父及兩兄皆舉於鄉許婚時方鼎盛已而金陵有大獄

詞連伯兄論死籍其家文然以出嗣免猶坐仲兄科場
事與叔兄偕徙塞外方獄急時有言婚可解者溫女聞
之慟哭求死父母乃曰世固有甫婚而夫遽亡者婿長
流與死等此女命也復何怨但沈氏不可無後當及其
未行而嫁之遂請於官出獄就婚仍時時就繫如是三
年乃行於是舉一女一子臨行時子猶未出腹也二親
尚未葬節婦曰此大事夫去孰爲主者不謀族黨不用
地師尅日襄事令文然視復土而行旣行家難尚未息
有姦民王式者以沈氏籍產不盡訴於官徧歷監司督
撫以至部寺所株連百餘人涉訟八九年迨親王廷鞫

始抵式罪而沈氏田宅尺寸無留者溫之資裝亦盡中
間文移駁詰吏胥誅求千名萬狀親屬或坐視或陰下
石節婦旣備嘗慘苦而能審幾應變不挫不擾故家破
而猶能立孤其明哲有丈夫所不逮者文然至徙所僅
二年而沒萬里負骨歸節婦瀝血驗之乃葬文然生母
與嗣母並在堂節婦事之曲盡孝謹生母病瘵節母扶
持臥起三十年如一日文然之叔兄先聘於徐難作請
婚不卽許瀕行乃成婚竟無子節婦與徐同室而居如
親姊妹叔兄遺言以家產盡與弟之子節婦不聽卒爲
立嗣其臨財能讓如此治家一用勤儉年荒屑豆爲糜

自食而奉姑及膳塾師如平時教子女有法度慈而能嚴婚嫁既畢節婦力竭心枯發病以卒卒於康熙丙子七月望日距其生順治乙酉十二月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子琬娶吳氏繼娶凌氏女嫁溫祗愿嗟乎當沈氏禍烈時使溫氏稍稍觀望則文然不得婚若敖之鬼且餒何有門戶節婦矢死靡他延宗祀於一線茹荼嚼藥備歷人世之艱辛卒使沈氏亡而復存碎而復完與尋常秉義守貞者難易何啻倍蓰而其父母兄弟咸共成就之牽連破家終已不悔豈不亦賢哉溫之先有陸太孺人以節孝聞有家訓行世其子寶忠先生官新安明亡

閨門殉難今節婦殆聞陞母之風而興起者歟而世之
爲寶忠者何寥寥也琬將以某年月日合葬節婦於其
考之兆以狀來請銘銘曰

夫亡守貞婦道之常遭罹奇阨不亡而亡子猶在腹夫
乃投荒生分死別地遠天長況家多難如沸如羹葬蜂
辛螫矢集於墻窺茲弱質懷冰履霜不競不綵惟義之
將如操尺柁涉海汪洋如持寸針紉百裂裳精誠所感
天日迴光漸出坎窞以登康莊備舉喪葬孝養高堂撫
孤有立貽謀允臧功存宗祀德衍蒸嘗展矣禮宗俾也
可忘宜旌于國宜表於鄉刻銘幽宮萬世之藏

余節婦墓誌銘

節婦吳氏休寧吳邦珽之女適同邑余頌頌有勇略明
末從其父君復往來吳楚間君復獻策不省遣頌從軍
授守備銜乙酉夏從黃總戎以舟師屯太湖敵至力戰
死婦聞悲慟不欲生有以撫孤勉之者乃止旣終喪子
女又死或勸之改適終不可君復挈家寓吳江婦獨與
一婢守新安舊廬者四載備嘗艱辛舅姑知其志決始
迎與同居淑慎儉勤恪盡婦職君復乃聘其妹爲幼子
頡婦頡歸成婚婦還故里與妹同居頡出遠館家事皆
婦操之頡或三四年一歸或五六年一歸脩脯不時至

婦與妹服勤操作攻苦食淡恬如也痛夫死屍不歸子
女又不育終身無歡笑容頽以長子邦翰爲兄後旣娶
矣不一歲死婦尤哀之故病瘵數發而卒臨終以未定
繼嗣爲恨頽復以子邦鼎嗣之乃瞑壽六十有六守節
者四十餘年嗚呼臣不二主婦不二天人道之常然明
之末造高官厚祿者或竄或降偷生旦夕余生一布衣
乃能投筆從戎捐軀殉國膏鋒刃而不辭誠哉丈夫之
雄宜其有守貞矢義之死靡他者爲之婦也江河日下
綱絕維弛而區區草澤之夫巾幗之女力扶而孤繫之
可貴也夫可慨也夫頽與余善將葬其嫂請爲之銘銘

曰

貢湖北胥江東有烈士駕艤艦麾義旅當軍鋒矢電激
礮雷轟作國殤爲鬼雄婦欲殉遠莫從矢一節棲房櫓
藟桂性冰蘂容忍荼苦甘鞠窮淚在衽痕在臂痼不起
全而終婦死貞夫死忠樞獨殞何必雙穴獨處何必同
百世後欽芳蹤尚弗壞加崇封

亡妻王孺人壙誌銘

康熙己酉歲十一月乙未亡妻王氏卒於淮陰將以其月戊申厝於清江浦魯橋之原惟先墓在吳門道遠未及歸葬而來也有四方之遊不獲以時展視懼丘壠之昧於久遠不可以弗葬也乃鑊石而納諸壙中妻淮處士起田王君女也母方夫人年十八歸於余余吳人也幼遭多難去而北遊以癸卯秋謁起田君於淮陰君愍其流離衣食周卹之甚至旣而謀於方夫人曰潘某名家子賢而有文當世其家不幸窮困吾甚愛憐之盍嫁與女夫人曰某人材誠可者然吾與若且老無壯子唯

一女奈何棄之遠所君曰無苦是在我而已遂以命來
來以未命於母不敢輒承明年君親訪來於吳請於來
母而定婚焉間二年來如淮成禮於內氏遂留讀書君
廉知來貧無以養將爲田若宅俾迎母於吳而家焉會
淮右大災君家多故遂不果將以今茲季秋挈室而南
以歸奉姑其夏起田君卒又不果無何吾妻病病半歲
竟死嗚呼傷哉吾妻幼而淑慎事其尊慈纔膝承顏婉
婉盡禮以故父母絕愛重之不欲與凡子旣歸余而余
貧甚幾無以生然吾妻心安之性儉約不慕靡麗每嫺
戚宴令珠幾彩翠爛然坐中未嘗移盼嫁三日卽去其

鮮衣裝謹藏之曰吾未拜姑不敢輒服更衣布衣操作
習婦事自以生長富厚恐不和貧家婦蓋自刻苦明於
大義雖居父母家未嘗一日忘奉姑姑吳夫人操節二
十年恒教未讀書砥行既聞婦賢能食貧則甚喜曰是
真吾婦成吾兒志者也歲五月生男大矣甫彌月而遭
起田君之變日夜哀慕哭不絕聲遂以病病且卒猶與
母方夫人言起田君而流涕云嗚呼起田君以愛其女
故不遠千里擇對於余余託慕高義承母命以來幸得
賢偶婚裁二歲私冀相德克家慰兩家之尊慈而奈何
竟以天死死年未二十子猶在襁褓生不得拜姑沒不

克從夫氏之兆域嗚呼其可哀也於是爲之銘銘曰
梁生高蹈孟女配德鮑君清操桓姬作匹我相我偶於
淮之滄縞衣綦巾可與樂飢千里託婚何遘之巧二年
云徂何奪之早予之無良子也不辰彼蒼者天天我淑
嬪曰嬪於南江路伊阻魯原之裝往卽爾祖爾祖爾依
魂無我悲千秋萬祀尚其同歸

遂初堂文集卷之二十

歷陽王先生墓表

代

三晉人材多質厚平陽爲陶唐氏之都風俗尤近古自
薛文清公以躬修實踐爲明醇儒而河汾之間多篤行
君子迄今二百餘年流風餘烈往往而在以余所知有
猗氏歷陽王君君之德孚于家而義行于鄉學成于躬
而教洽于人以名耆宿師表人倫者三十餘年其生平
旣詳于誌銘謹揭其一二大節勒諸墓上崇禎辛酉君
父守延安吉能部落十餘萬薄城下君方赴省試聞警
不終試而馳開道夜入延城登陴贊守禦人稱其孝辛

未冬流寇掠縣境鄉民避趨城城門閉老弱啼大雪中
君請于令啓門以入庚辰歲飢大出粟以貸人以是德
君甲申春闖賊破城執君欲兵之邑人號泣行救者千
人乃得釋賊敗過猗氏挾君入關欲汚以僞職君不屈
得放歸順治三年丙戌土寇起勢張甚縣令謀于君君
曰官猶心也民猶體也心靜則體安公第無擾此小醜
必敗頃之果定六年己丑寇復大起城陷令出走寇且
屠其家君遣謀者說其魁得贖以出給飲食焉無何縣
令以援師至欲屠猗人君單騎迎令爲言猗人無反狀
且公家非猗人不完令爲感動且廉知其家無恙遂戢

兵一城賴君以全活軍中多掠子女君請釋之既而有以餘孽告者將加兵復以君言而止自甲申至己丑邑凡四被兵君既免于難邑人亦以君故不大殘人謂君之爲儒體用該者也君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晚益潛心濂洛之學所著周易圖說性理探微等書凡數十卷爲書院以聚學者而身爲之師修族譜建宗祠置祭田祭器歲時合食宗人周其貧者而扶其不率教者撫兩弟之孤如己子其姦令狐氏介氏俱被旌爲節婦學宮圯獨出家財新之障疑媚陂水瀦之城南爲沃壤數百頃城西戰骨不收鬼夜哭爲祟募人瘞之而止其他

利人濟物事不可勝紀君之先司空卓封猗氏侯遂家猗氏曾祖處士守祖封中憲大夫明德父光祿少卿國瑚君名燧楨歷陽其字中庚午舉人卒于康熙十八年己未三月十日距其生萬曆丁酉得年八十有三娶張氏繼娶劉氏李氏子一含真丙辰進士女五令狐唐基荆濟發令狐永觀陸麟定衛旣翕其壻也嗟乎自儒術之衰學者競爲塲帖以空言相高而無實行其流不可救止若君者初未嘗擁臯比名某氏學而考其生平無一不合于聖賢矩矱者斯可謂躬行君子矣千百世之後聞君之風而興起者其將有考于余文是爲表

臨海馮氏先墓表

少司寇臨海馮公以母夫人之柩返自滇南得請于朝
往迎諸江上將奉以從先人之阡於是并述兩世事迹
屬余爲表墓之文其言曰吾馮世仕族吾祖玉鉉公性
孝謹績學高才試有司輒冠其胄不第早沒吾父起甫
公尤夙慧下筆瞬息千言聲名籍甚不幸仍早世此吾
先人兩世不遇且天爲可悲也吾祖母陳太夫人幼敏
惠嫺書史歸我祖恒以文詞相娛樂旣嫠居一用禮法
治家中外嶄嶄家嘗夜遇盜倉皇趨柩所以身蔽棺盜
繫之中腦流血不爲動其剛烈類此撫三子二女身自

教督皆至成立吾母戴太夫人生而端厚不妄言笑遭
吾父喪年裁二十不孝甦生甫數月耳又多病母廢食
與寢外侮內難旁午交作數年之間母獨身搗柱忍死
以待孤之壯家貧不能具饘粥則盡買簪珥什器質茅
屋躬親辟纊流離轉徙荼苦萬狀此吾家兩世苦節灼
灼在人口耳者也甦官滇南去家萬里不得已奉母以
行處炎荒之地十餘年遭時坎壈欲歸不得齋恨以終
旅殯七年然後反此又不孝孤將母無狀抱終天之恨
于無窮者也余聞而重有感焉夫貞婦節母如所稱瑞
草祥鸞不恒有之物今馮氏一門有其二焉豈非天下

之祥歟玉鉉公父子有雋才而無中壽天之哀之固將
有後重以兩賢婦重貞襲烈世哉其美不冒其嗣無是
理也司寇公起孤童自奮爲名公卿跡其間關嶺徼自
拔豺虎之區潔身歸國忠臣出於節婦之門有由然矣
公雖立朝通顯念母櫬在萬里外心惻惻未嘗一日自
安賴國家威靈掃除狂寇滇道復通歸骸有日又蒙
天子仁聖曲從臣子之私俾得解官迎護躬親復土於
是公心始無憾而此七年來兵戈雲擾之餘一棺無恙
盡室全還有以見忠于國者未必不全其家而奇節至
行得天人之助爲多也余故樂得而書之以詔天下之

爲人母爲人子者

費隱君墓表

費氏自梁相沆堂邑令鳳九江太守政相繼顯於東漢
遂世爲吳興甲族交葉分徙多在吳越間循吳淞江而
東可二十里得九里湖湖之北有村曰西操地沃而民
淳費氏居之者三世至隱君大受字任寓者特以孝聞
君天性篤誠事其父九湖母陳孺人曲盡敬謹定省必
時溫清必親飲饌必手潔以進出入身自扶持僕御滿
前一不使代已事無細大必稟命而後行一動一言惟
親心是順適園亭花竹餽問施予凡可以娛親者無不
營也甲申乙酉間萑蒲之盜四起一日賊至君旣脫矣

知父被執急奔還涕泣哀號求以身代賊臨以白刃者數四終不動賊義而釋之父子俱得免由是遠近稱孝子無間言比父母繼沒執喪盡禮泣血哀慕終喪無異始死時凡君所爲未嘗則古而性與之合初不自以爲孝有司以綽楔旌其門君歔然不居也其他友愛睦婣好行其德事衆不可枚舉年 十 卒娶 氏一子曰文衡字右玉克紹其美祇行飭躬修前人之業加以勤儉用能大起其家顧不齷齪事纖嗇好義樂施賑貧周卮如弗及寒者予衣飢者予米死者予棺槨以緩急告者無弗應也恒以敦厚樸素訓子孫不令稍逐特趨

由國子生爲選人可以仕而不仕曰吾安吾素而已洵
無忝爲隱君之子者歟文衡葬隱君於西雅之阡比沒
與其配丘氏錢氏祔葬焉其子明俊乞余表其墓余惟
費氏之先固以孝友發祥若梁相之至行有聞察舉孝
廉堂邑之良田善畝推予弟息並著在碑版至如冠卿
之廬慕終喪襄之割股療母亦紀之載籍君可謂異世
同風者歟使生于鄉舉里選之時庸知不膺顯名致高
位而世方尙浮華不崇實行君遂隱約田里若不及今
爲之表章恐遂泯滅無聞此載筆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叙而揭之俾後之人有所徵信亦闡幽之義也夫

李孝貞女贊

嘉興李夢康女性至孝四歲喪母事後母謹甚既長矢志不嫁躬紡織佐供養處兄嫂姊妹無間言父病禱天請以身代有烏銜朱實墜藥鑄中父服之愈年四十七先其父卒里人稱孝貞女士大夫多爲詩文稱道之或疑聖賢制行依乎中庸不嫁養親猶爲賢智之過不可以訓夫本乎天者性動乎人者情父子之恩性也與生俱生者也伉儷之愛情也與欲俱長者也世固有夫死舅姑在或有子而以身殉者矣有未婚而爲其夫守節或死之者矣如是而謂之過可

也爲其發乎情也若李女以愛慕其親而不嫁則純乎性而不泰以情情可言過也性不可言過也且夫行無庸奇事無難易惟風世厲俗之爲貴舉世競錐刀而泰伯子臧以讓國顯舉世競榮進而嚴光周黨以高尚聞世降俗澆男孝衰於妻子女孝衰於夫壻爭奩笥而兄弟有違言假升斗而父母形德色比比皆然至若姬姜貴族或修死丘之風衿纓弱女有結華山之慕情熾欲流靡所底止於此時而有能遺塵脫累蟬蛻埃壒之外者斯不足砥狂瀾而矯末俗也乎昔齊北宮女嬰見問鄰后元麗水陳女被旌門閭

而李女瓊嘉之典闕焉有任其責者矣女沒六十餘年其兄子蒼以家傳來徵文敬爲贊曰

猗與淑女秉德真純至孝天植高行絕塵在孩喪母毀若成人依戀慈父孺慕終身父儒以窮蒸藿不克女曰何傷子職是供織織麻絲札札機杼馨膳潔餐濯鬢澣盥郁穆芳容婉婉令儀高門望族絲蘿具宏女曰無庸吾親是依生我劬勞胡寧遠離孝於舅姑執若父母人親已親孰先孰後矢志不字懇苦精誠有諷諭者對之涕零志不可奪義不可強金精不堅蘭芬玉朗後母如母敬事不違兄嫂弟妹愉愉怡怡六親歎頌展也女師

有不如禮無使聞知青禽翔空丹九墜旣孝通神明以
甦父病父老康強女奄告終一訣而絕委蛻從容嗚呼
孝女振古賢傑準心而行必達必達昆吾方剛美蘂比
潔德茂古媛諡高羣烈考圖披史女孝有聲緹縈上書
乃除肉刑木蘭從軍在衆守貞麗娥衛女手刃父仇曰
曹曰饒抱屍中流維李維葛望冶自投竝遭險艱或罹
冤酷節以奇彰事以變觸豈若李女處順安常匪矯匪
激孝養無方蠢蠢含生疇獨無情豈伊斯人纖塵不嬰
我世女生錫夢大士白鳳入懷徵靈顯瑞至人示現覺
寐衆凡情比量將刀鏤空不毀世相用裨風紀止孝

維貞敬告女史

朱節婦贊

節婦費氏中書舍人朱喬三之母也年二十五而寡無子衆議立叔氏之子爲嗣節婦不可曰立嗣必以序今伯叔皆一子不當立當立伯氏之次子今立之異日必有爭者請俟之於是依老姑以居凡十一年而伯氏生子節婦乃子之恩勤如已出又三十年子成進士是爲中書君其明年節婦卒又十年喬三以其事實聞于朝得建坊旌表嗟乎無子而願有嗣以守者人之情也無當立而以可立者爲後事之權也假令節婦遂撫叔氏子以成其志終身豈有非之者

哉獨煢煢子立懸待其嗣之生可不謂艱哉夫節婦之持身砥志固將與天地無終窮者也以天地無終窮視其間十餘年直瞬息耳精誠之至通於神明中書之生庸知非天哀節婦而賜之嗣乎敬爲贊曰可以無死而不死衍厥緒也可以名子而弗子謹天序也他人子子已暇豫也待天之定獲髦譽也惟其志之壹是以節之貞子成名而沒子備官而封以旌其他子也莫之與京于千萬祀永有德聲

從姊淑孝贊

從姊先叔父叔撫公之女幼聰慧嫻詩禮精女紅叔父善楷書姊亦善楷書父沒事母尤孝謹撫弟妹備盡友愛歸秀水王光毅王故望族光毅卽叔母之姊子爲重親而光毅性乖僻與姊無絲蘿緣終身無夫婦之好姊默自傷安命而已毫無怨尤事舅姑如父母處妯娌無間言雖不見答於夫而事之無違禮夫寵一外婦已而納之鮮衣美食與婦居而姊粗糲作苦姊恬然甘之婦尤悍戾時時倚寵陵主母至無狀姊終不與較事夫加敬而和久之夫亦悔悟稍稍稱

姊賢姊雖出嫁事母如在室一味之甘一果之鮮必割以饋母度母未食不食百需皆取給十指猶節縮以供母衣履四十年如一日淑慎慈婉終身無疾言暴色年六十餘沒沒之日宗黨鄰里無不流涕者此非國典所當旌未懼其遂無聞也敬爲之贊贊曰

不刻面與顰耳不稱爲節不摩笄與懸帶不名爲烈論其遭逢尤爲慘絕有德弗儀有容弗悅有夫而無夫形單影子不死而猶死神傷氣咽孰能處變如常而蹈坎不跌孰能伏暴以仁而履虎不噬終風且霾我明如月綠衣黃裳我柔如舌安數之奇完貞葆潔順命之窮解

膠釋結豈惟叔令實曰明哲門無雙烏豕無片碣我發
潛嫩家乘之揭

像贊二十二首

方正學先生

讀萬卷書成一是字捐百口族爭一篆字鳳眼劍眉軒
然傑異君看楊胡蹇夏中何處著此磊落剛方之士讀
書種子絕矣名教綱常不墜是宜配食于兩廡而師表
乎百世

黎忠愍公

嗚呼此嶺南才子海內所稱牡丹狀元者也讀其文則
綿心繡口鏤月而裁雲瞻其貌則秀眉朗目霞軒而玉
溫而遂能捐軀報國死節成仁勇斷霽雲之指壯嚼雉

陽之齟配四烈于章江追三忠於厓門蓋天地嚴凝靈
淑之氣并萃于一身世泰則爲朝陽之鳳運窮則爲西
狩之麟嗚呼大庭臚傳三年一人問幾人之全節能不
低頭而拜君

徐立齋

泰山巖巖公之氣象洪河浩浩公之德量水壺不足方
其皎潔金莖無以踰其直諒懷澄清天下之心負弘濟
蒼生之望畫笏而臺閣風清垂紳而班行氣壯宜乎黼
黻升平爲時名相何乃神遊溪壑之中心寄江湖之上
弄月吟風蕭然自放豈慕寂耽閒與斯世而相忘噫惟

其視榮利如土芥視軒冕如埃塵可舒可卷可屈可伸
故能傑然於萬物之上以直道而操身宋璟韓休吾不
得而見矣其惟公乎古之大臣

黃聞遠

溪濱之黃世以儒聞有聞修士行誼克敦痛父兵殞銜
恤終身潔餐養母孝忘其貧撫訓弟妹備盡恩勤德旣
渥矣復富于文生徒如雲試輒冠軍惜不永年詒穀後
昆昔讀家傳遐思其人今瞻遺像風度猶存士習日漓
誰爲還淳斯人未遠儼覩先民

黃聖修

遂初堂集

卷之二十

十四

其才天葩其學海蓄其形松標其心雪浴淵默而雷聲
被褐而懷玉養于天者完遊于世也獨不降不辱其斯
以爲士之鵠

力錦溪

硯爲田筆爲耜懷仁抱義種則美培之溉之用經史根
深實遂葉薿薿一莖六穗秀未已今之蒼英古吉士有
粹其容坦厥履模楷薄俗消吝鄙繩繩勿替在孫子

趙天羽

矯矯趙君萬夫之雄胸吞雲夢氣凌煙虹吾見其濡毫
揮塵懸河注海而不窮又嘗見其提寶劍持雕弓御枚

疾走殲劇賊于山之中茲何爲乎枯坐闌蕉收視返聽而遊鴻濛將無慕鄴侯之學道試經濟于屏風吾聞至道之要虛靜是崇惟虛爲萬應之本惟靜爲羣動之宗卷焉則不盈六合舒之則放于八埏斯人乎斯人乎其將斂才學道知白守黑一蛇而一龍者耶

施稼軒

世人皆巧我獨拙世人皆辨我獨訥溫溫其容嶽嶽其節居恒飲人以和臨事毅然不奪文魁天下而不居禁闕德重中朝而不躋顯列遵古之途與時背轍歸耕故山餐芳漱潔三徑常開一編自悅楊南峯之高致宛然

都南濠之風徽未歇但存讀書種子身外浮榮一髮

陳燮公

有偉丈夫虬鬚繞面紫戟家風清霜紫電其心則慈仁
風遠扇其才則敏精金百練諸家該通衆藝咸擅譽滿
花封聲騰河甸固將敷歷旬宣爲時英彥何爲乎作道
人裝褻兜羅片類西來之祖師初度江而登岸豈梵相
之適同抑畫工之善幻蓋度人與濟世本無二心而導
師與宰官無妨分現噫但能不昧本來靈山何曾隔線
宗人兩衡

味君之詩諫果同美初澁終甘雋永不已翫君之書海

鶴同姿瘦骨翩躚轉側多奇寫君形者兼寫其神孑然而孤介翛然而清真皮陸耶郊島耶庶幾想見其人

吳融司

嚴溪諸吳俊邁不凡一時才藻陣馬風颿君最後出冲逸清恬在王爲湛在阮爲咸霜降水涸羣英銷鑠君獨蒼然寒松不落匪慕雲龍匪卑尺蠖養拙而安居貧而樂巉巖骨相戍削丰姿一丘一壑位置最宜松風颿颿石泉漪漪其地可懷其人可儀

楊周子

我友楊君素心人也華胄清才裒然大雅高朗如裴叔

則溫厚如褚季野誰貌其神丰容瀟灑科頭箕踞長松之下吾嘗與之遊金山坐天門看飛瀑而揮玉竿意飄乎欲仙何畫工之能寫盤陀石上更著余支筇其間無不可者

范文清

鬢鑠是翁顛毛未班高眉廣額鶴骨丹顏謂是山澤之臞而胸藏偉畫謂是沉冥之叟而名滿江關彼其遊心在懷葛之際而置身于木雁之間撫琴一絃鍊藥九還殆將追葛洪于勾漏友龍威于包山者耶

張炎貞

烏戍三張才名競爽伯仲掇科仕路鞅掌季獨隱居經
鋤德養味道之腴脫落塵網著書滿家一心霞想第五
聲名出驃騎上仕者去矣隱君無恙道貌鴻軒天容玉
盎杖國之年視昔畫像神采無殊彌加精朗天壽此翁
逸民是獎綺皓爲儔列仙之黨

王東筏

矍鑠是翁古貌古心沉潛學圃貫穿藝林訂譌考異索
隱鈎深三蒼五雅恒背誦蟲書鳥篆皆摹臨吐辭則敦
盤班駁運筆則戈戟蕭森落穆陶匏之味雅淡朱絃之
音寧從古以頤頷不隨俗而浮沉鹿裘適志如榮啟抱

魏忘機如漢陰高松磊砢怪石寄嶽古衣冠叟杖行
吟採芝拾橡可娛老嗒焉忘世之古今

李茲佩

望之儼然遠有威腹便便兮腰十圍卽之冲然謙以撝
中溫外潤如璋圭五經紛綸匡與韋飄珠霏玉千言輝
皐比匡坐儒宗推如雲髦士門牆歸揚于王庭三策垂
爲坊爲表瞻德輝世風頽喧儒術衰敦龐碩艾今爲誰
披圖宛然見鬚眉吁嗟斯人不可追

文心兄

望其容如挹醇酎聆其言訥訥如不出口執柔履約慈

儉是守於世靡撓於物靡誘殆兼娶少遊之清恬與張
公藝之篤厚昔諸昆之競爽惟吾兄爲考壽信齒敝而
舌存徵筆銳而墨久不爲人先亦莫之後老成可師庶
幾寡咎

計端中

越大夫後世有聞人昔交需亭五經紛綸美髭豐貌績
學洽聞今友端中肝膽輪囷掀髯鼓掌逸氣凌雲羅山
川於杖底指星象於天垠披青囊之奧旨抉黃石之秘
文聽其言如抽繭與之處如飲醇望衡對宇撥草披榛
豈無畸人與快士未若髯之軼羣絕倫

允持上人

苾芻欲學疇堪依堂堂允公真導師早餐法味從幽溪
復傳宗旨承雲棲善說法要不費辭屢主名刹人天推
法幢豎處龍象園通宗會教不失機大雲霑雨人華滋
老去就閑棲一枝雙瞳爛爛雪覆眉精修篤踐老不疲
津梁來學無休時慈容壽相儼在斯誰得其髓遺其皮

耕山上人

形如槁木心同止水偈誦傾珠機鋒激矢是惟平陽之
孫神山之子曷不坐名藍居鬧市而山邊水邊雲行樹
倚性畏攀援情忘彼此榮名厚養棄如脫屣甘煨品字

柴爰哭鋤頭米有人問禪布毛吹起

梅丁上人

癯然一翁神清骨冷早續心燈白拂獨秉不坐名藍爰
閑樂靜身如不動臥輪心似無波古井無一塵之可縈
超萬緣而俱屏結廬水中央如坐烟中艇野鷗容入室
賓鴻不留影終年濯魄冰壺有時寄興毫穎墨梅華光
爭妙詩句禪月齊警是爲古南之孫枝干霄而秀挺

體純上人

廣額豐頤珠輝玉盎巍巍堂堂具大人相橫身把斷津
梁失脚蹴開寶藏現妙嚴界於一莖草頭湧香積上丁

一針鋒上是露地白牛是截流香象君不見曹源一滴
水滾作青溪千百丈

硯銘三十首

玉乳金膏採自丹壑，
穀理內含星文外，
絡澤筆如濡發。
墨如削，至德溫純，
天容渾噩，千金之璧，
以厚勝游傳語。
後人勿鋸勿斷，
以璧硯

淡紫一片出水芙蓉，
鵝眼如生，端然在中，
碧睛朗朗彩暈，
重重皎如秋宵，
明月當空，發我墨華，
文光熊熊燭昏，
破暗流照無窮。
明月硯

淵潭奇石神所剖，
半紫半白文相紐，
巨眼如環，世希有，
練光一綫，迸空走祥雲，
捧月得名久，大樸不雕，
美如醜，俗眼驚猜，
識者取維石之新，
不如舊。
祥雲捧月硯

馬肝紫色石第一碧眼熒然其數七叶斗之文貴無匹
上廣下殺存天質尺璧可抵此無失

七星硯

中洞石難純粹無瑕又難四邊天然又難是石之寶也
眼則佳不在中央形則風左絀而右長是造物者之有
遺巧也不致美故能有其美無全功故能有其功君子
觀於斯得處世之道也

四邊天然硯

眼鵲鵲居角之右吾因謂之鳳珠邊天然不能周遭吾
因謂之赤刀割而正之亦足爲美傷物之天不如其已
三邊天然硯

南離之精盛冬不冰薊門十月風高雪層玉除視草懷

璧是徵一璣而液雲蒸露凝儒臣寶此藜閣同升喻糜
爲祿橡筆作朋 玉堂硯

水石凝湛無意爲文至文生焉郁郁紛紛目明景星色
絢卿雲祝融錫瑞以贊 皇墳 同上

簡而文溫而理磨而不磷涅而不淄爲君子使媚於天
子 同上

宵夢神人貺余蒼璧侑以白環旦而得石剖之粹然縝
理而澤佳眼煥發精采旁射茲惟玉田可耕可穫子孫
寶之以世清白 璚環硯

石之美純而腴眼之貴中央居湛空水涵驪珠石之方

行不渝眼之圓智有餘可以用可以儲剖靈邪斲蟾蜍
徵實用恐不如

驤珠硯

其德則醇其材則厚其淡也有容其方也有守眼美而
不露理縝而無垢夫孰能安貞耐久如此者吾樂與之
爲友

玉海硯

仁人之容粹面盎背君子之守外和內介硯德若斯可
親可卽置諸坐隅以當三益

同上

蒼蒼者天之正色溫溫者人之美德厚重不遷朝暮在
側非葛豐之筆不濡非潘谷之墨不食

綠沉硯

中邊純紫朝霞綸天青花竟體弱藻翩翩一眼在池藏

珠於淵瓊華錫名無美不全

瓊華硯

此紫玉也而半淺白銀河橫天雲鱗波磔華月在中三五之夕清光可懷綺語難滌

明河硯

葢珠仙人朝碧空微雲澹澹河溶溶華星三五西復東此景可畫難爲工石之有文將無同誰歟書聖兼文雄攜從羣仙銘新宮

葢珠硯

蕉白一色純而善也青花浮浮隱而顯也水巖多佳此禁巒也鮫綃半幅吾所翦也

剪綃硯

湛湛兮方塘芙蕖生兮中央粲亭亭兮低昂云誰思兮西方藕花池兮徜徉一涉筆兮不忘

藕花池硯

如掌之石眼楚楚面爲七星背則五中央一星巨爲主
其餘晶熒環相輔化工安排巧得所斲爲半月形模古
文光屬天此中吐

半月硯

古坑之石制作新蒼質白章粲成文寒梅一樹花輕勻
穿池點地飄香塵嶺南梅信先十旬早開易落翻愁人
何如片玉與寫真墨華浴出羅浮春

梅花硯

淵然珠輝盎然玉映煜然而流凝然而定美目盼兮妍
莫與競彊解事者以眼爲病人之有文孰曰非病惟其
善病麟麟炳炳

星眸硯

點印秋月文橫遠山京兆風流依稀一班

畫眉硯

弄玉來歸文君媵余臉際芙蓉嫣然欲舒

小紅硯

攜之葉輕試之犀利草檄軍中免磨盾鼻

錯刀硯

徑寸之石珍逾瑤版羣盲摸象汝獨具眼

寸硯

維翦桐可以封維書柿可以仕材無小製則良巖之棄

帷之藏

秋葉硯

一葉落長年愁一字善哲匠求石之朗潤與目謀溫文

與心謀以此遣辭其如流

同上

荆山之人以玉抵鵲取而琢之其文沃若椽下之笛爨

餘之琴世多遺材寥寥賞音

同上

硯實磨墨墨亦磨硯窪中受墨非策之善我計久遠豐

隆其面歷千歲而砥平更雕鏘猶未宴也

陸中硯

昔人稱述端石者似皆未盡石之美巖洞在水底而李長吉詩稱踏天磨刀割紫雲真水巖石扣之無聲而東坡銘稱其聲磬祇因未至其地講究不精無足怪者然水坑不常開而他坑石佳者往往亂真卽土人亦不甚辨也余客端州頗久人聞余有硯癖爭以硯來售漸能識真贗好醜又適值開採之期親履巖洞審視購得佳石輒坐看斲磨與工人欸語方具曉石之情狀積雨無聊擬賦及銘貽諸好事辭雖不文庶幾確覈不可移徙物不親見而能真知之不真知

而能詳言之天下無是也

祭葉文敏公文

嗚呼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故禮有事師服勤至死心喪
三年之說或者以爲過厚自來觀之情固不得已而訟
有必當然者祭惟吾師寬弘善誨教思無窮凡在門牆
孰不感德而來自以爲受知獨濊荷恩獨厚敢瀝血銜
哀畧陳本末本巖穴之人器識短淺非有高才異能
發聞當世也嘗游京師而吾師方家居嘗館於崑而吾
師在都未得夙奉教誨也此應召入都蒙枉高軒先辱
惠存來踰日報謁亦未得見旣而置酒延諸文士來在
末坐一接談而已自惟謏劣初無心於仕進屏居蕭寺

待畢事而歸里豈意吾師拔之泥塗之中躋之青雲之上獨賞應制詩賦擢置第五旣而名次稍後猶爲之惋悵彌日不知竟何以得此於吾師也旣授官畱京師遂得時時謁院長事繁稀對賓客而來到未嘗畱門數日不見輒問比者一何間濶也寓舍至湫隘吾師時時辱臨筆墨之事每以見屬數稱之於先達鉅公旣而有詔添設講官復以求名入薦得預珥筆之列求愚頑性成不諳世故酒酣耳熱轉喉觸諱往往獲罪於先生長者吾師獨提攜獎飾之不遺餘力有短求於吾師者吾師一不聽遇之愈厚有鑠金之毀而無投杼之嫌嗚呼

愧菴先生通門世好往還無間憶自束髮受書見先生
求塾中蒼顏華鬢心識爲先民長德比通籍歸里先生
年已七十餘康強神王如昔日私計二十年來邑中隱
君子零落殆盡卽海宇之大耆英舊德存者亦無幾人
而吾里乃有碩果後凋挺然於大冬嚴雪之餘誠爲難
得曾未踰年而一病經旬溘焉長逝悠悠蒼天不遺一
老不獨鄉里哲人斬焉斯滅而前代幽貞高潔之士亦
遂凋謝無餘所云忠厚開基漸濡長養之人材至是而
掃地盡矣此豈獨一家一邑之痛而已哉耒旣濡足世
途先生不以余爲不肖辱進而教之去春畱宿書齋烹

葵飯菽賦詩唱酬欣然意得比先生疾革傳語欲見余
及余造榻前先生形神已離猶披衣起坐拱手向余云
忍死待君者三竟不復言遂於是日腹鳴呼痛哉驚下
如余出處無成進退失據其何以仰答先生眷念之深
囑累之重唯是區區寸心不忘腹痛之語竊附掛劔之
誼特未知力與願諧否耳靈其有知尚鑒斯忱嗚呼悲
矣

祭汪悔齋文

世之需才甚急天之生才甚難宜乎人人愛護推獎之如弗及然而憐才之公恒不勝忌才之私士之不困于排擠者希矣惟夫恢奇瓌瑋試之無所不効者乃能處盤錯任鉅艱嶄然有以樹立而排擠者適所以成就之斯誠不世之人傑而復不永其年不究其用此可爲悲傷痛惜者也惟我年友悔齋汪君天姿敏妙器識淵弘自少以高華雅健之筆雄長江淮間屹然樹文坵逮詔舉鴻博之士被薦試于禁廷擢高等入清班於時同升者多一時之選以其非常典而用之驟也多取忌于

人而才能出衆如君者尤甚比君奉

簡命使琉球成禮而還條對稱旨則忌之者滋衆惟恐其不次嚮用也會君奉諱歸里旣服闋遲回久之乃補官而忌終不已竟擠君于外出守河南知君者咸爲君惜而君一不介意曰中外劇易惟

天子使吾知盡臣職而已君素弘毅有開濟才比典郡益精勤自力事無細大據案立剖潔已率屬問民疾苦而時除之大工大役民寢不知治郡五年政聲大著天子嘉之超擢閩臬尤異數也臬司事益煩吏叢弊萬狀君燭照電察一不得欺尤持大體舉絃綱略細故吏

民畏懷上官敬信不惟刑獄而已凡官方政體有不便者力爭諸上臺必得當而後已無何晉閩藩伯益用簡靖爲治人謳吟之比于羊杜裒然有開府之望

天子大重公思還公于朝擢爲京卿旦夕柄用矣而君積勞致病病經歲竟卒嗚呼惜哉君本大雅之材論思禁近固其所也無端而一麾出守令他人處之簿書案牘非其所習鮮不敗事唯君文章政事兼優並美故居之沛然有餘德澤施于人才猷顯于世視夫雍容館閣坐致通顯而名跡無聞者相去天壤豈非抑之適所以揚之而奇才異能有不可得而摧折者哉二十年來同

人之升沉進退不齊其遭讒被謗一跌不振者比比也
所摧殘不盡者亦唯文章著述自致不朽耳未有經世
澤民以功名自見如君者也吾黨有君庶幾少酬

天子特達之知而不虛此曠世之典方冀入筦樞機出
秉節鉞鴻名偉伐日新月盛而孰意其竟止于斯耶人
不能窮其遇而天能膏其年酷矣豈才之尤者天亦忌
之耶惟余與君於同人中相知最深相關尤切同見忌
于人余遂蠖屈君乃龍伸君不鄙余而遇之尤厚于君
之歿也哭之過時而悲申辭叙哀一如平生肝膈之語
冀靈聞之而莫逆也

祭江怡昭文

嗚呼樂善不倦見義勇爲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者理有必然而數有不均此吾聞怡昭
江君之訃不勝感慨而悲辛惟君生天都之世族稟天
質之清純少資忠而履信長服義而懷仁器量則遠如
淵谷襟抱則藹若陽春熏其德者如擷芳與之處者如
飲醇其提躬也以冲約其治家也以儉勤惟德施與義
舉則踴躍而歡欣效平仲之脫驂追公瑾之捐困屢周
窮而拯厄常濟困而恤貧布金周於實地香飯徧於祇
園遐邇銘其渥澤緇素感其深恩伊耳聆其未悉就日

觀而披陳惟吾邑之南郊峙浮屠之嶙峋繫安危於戶
口關盛衰於人文久傾頽而謀葺愁費重而逡巡屢求
助於豪右多色難而眉顰惟吾翁之慷慨乘弘願以濟
屯謂塔頂予獨造特肩鉅而任殷開鴻爐於廣院鑄鎮
鐵之千鈞金塗銅以冠頂色晃日而耀銀更塔心之鉅
木遠購材於江濱作七級之一柱矗高標于通津雖重
費其不靳視公事如在身大工賴以克就儼翬飛而鼎
新免傾壓與震蕩惠普沾於吾民叢萬目而觀德積萬
口而頌勲君退然其不伐余銘感之最真自經營乎斯
役歷三秋與百旬僧沿門而扣募獲斛粟與半緡分豐

狐之一毛割長魚之片鱗賴長者之厚助鳩工沛然如雲一施可以當百省無窮之扣門大工雖成於衆助而發心樂施者獨見之君惟君之深仁厚德謂耆願之必臻詎中壽而遽逝况未聞夫育麟恒情孰不痛悼謂天道之難詢豈知報通三世果必酬因以君之精修白業力行檀度固將獲殊勝善果助轉法輪次亦不失人天福報超倫絕群而一期之修短得失又何足云矧伯仲之濟濟諒承祧其有人家門依然鼎盛令譽翕然長存惟成績之難緩哀愚惻之莫中庶勒碑以叙烈垂千載而不泯

祭阮文

敬亭寵從宛溪澄澈山川奇秀天開地發炳靈于人代
有英傑華國文章匪時勲烈繫惟阮公系出陳留竹林
華胄世載其休自歛徂宣繩繩弓裘德彰夏渡績著滄
州惟公頴異刻苦爲學發爲文章醇深卓犖蜚聲藝林
鳳騫龍躍一篇落紙驪珠滿握掄魁南闕文懸國門薄
海傳誦珠瑩玉溫鸞翮屢鍛天步多屯小試百里開濟
具存海豐壯縣其地瀕海有

詔遷疆居民愁駭公緩其期無寒無餒民不顛隳活我
惟宰潢池弄兵公燭其萌綢繆未雨繕甲完城大師以

濟劇盜用平戮渠撫脇恩威並行抗彼驕帥戢此悍卒
請貸請蠲用紓民力傾身調劑殫心擘畫弘濟時艱匪
遑寢食第功書伐宜得高遷一階平進孰使之然許州
斗大在河之壩兵燹遺黎戶不盈千摩其瘡痍澤以膏
雨寬徭免役勸農墾土桴鼓不驚民以安堵造士作人
百度具舉蝗不入境麥秀兩岐中牟密縣異代同規人
亦有言廉吏難爲不登上考翻就一麾解組歸田無營
無競丘壑棲遲怡神養性範俗以端飭躬以敬守此清
恬載其寧靜不削竿牘不入公廷見義必爲惟勇惟誠
拯窮濟厄撫孤恤惇好行其德善不近名余昔慕公爲

坊爲表迨及嗣君通門締好攀恍依風懷仁欽道靈光
巋然東南一老有美令嗣家學克承雕龍接武蓬瀛早
登

簡在言路喉舌股肱論思獻納堂構是弘需次歸里冀
聞庭訓綵服承歡從容省覲如何不淑忽承凶聞棟折
天傾心摧魄震嗚呼哀哉茫茫六合俊及則無公又奄
逝誰爲楷模絕弦輟春空城塞塗豈獨孤子載拾載呼
余亦廬居痛聞慘酷觸緒增哀心傷風木素車千里生
芻一束靈而有知鑒茲悃悃

祭范大夫人文代

嗚呼太母千秋女英璇圖啓瑞婺曜垂精匪惟閭德爲
世作程才兼常變運履屯亨惟文肅公名世之傑司馬
文孫蘭錡閎閎太君來歸鹿車揭揭羽騎星流懸門不
發鳳辭其巢載遷于東籍旃褰甲勤瘁是同雲蒸霧變
翊運從龍決機兩陣陷堅摧鋒太君慷慨身贊戎事平
陽壯勇辛英明智伐鼓援抱一麾拔幟分籌共畫大業
以濟干戈旣戢文治聿昭公作元宰光輔

兩朝太君斤斤家政是操俾公覃精匪懈其勞草昧經
綸終始一德

帝嘉元臣曰有豎匹兩宮褒崇

御衣載錫肩輿上殿增輝史籍撫教嗣人奕奕重光韋
平濟美雲起龍驤或襲世風或統戎行或長西臺或典
職方惟忠貞公太君仲子入綰樞機出擁毛桴澤被浙
閩淪肌洽髓政績升聞慈幃色喜么麼倡亂仙霞閉關
懷忠抱義以抗凶頑太君聞變曰兒不還是必死國臣
職宜然醜類革面冀公可脫母曰不然虎口不活室人
緘口太君心割奄至屬續齋淚以歿嗚呼哀哉初遭險
難旋履亨衢配德元相何榮之如大螯之年嗟隕壯子
沫血吞聲何痛之似賈母教義滂母教忠惟母知子誰

云不恟垂歿諄諄遺戒哲嗣殺敵致果忠孝勿替嗚呼
哀哉某等忝屬通門備聞懿則自更聞難身如薦棘化
鶴騎箕山河壯色忠魂未安摧胸擗臆如何太母復罹
斯戚追惟純孝曾不執紼痛甚寢門愴深攀柏摘辭敘
哀發言哽塞

祭表姊周孺人文

清門世族實產英奇非直男子亦在簪笄叔皮淹洽厥
有班姬謝傳弘雅道韞是儀桐鄉之顏遙遙華胄惟水
部公騰鸞翥鸞咳唾珠璣文淵學圃我姑作嬪禮宗德
秀是生淑女蘭心繡腸吐口爲義發言成章酷蒙憐愛
獨授青箱超斯過末愿彼中郎來歸于周尙書宗子啓
戟高門承休踵美對案齊眉左圖右史壁月交輝瓊枝
互倚滄桑遷改辛苦持門食是舊德齏鹽載親上奉姑
嫜下卹族姻相夫誨子懿德著聞惟潘及顏朱陳世締
同休共戚扶攜顛沛惟舅惟甥唯姊唯弟分雖中表恩

同門內姑也。早世水部。衰頽諸郎。瑣尾葛帔。興哀吾家。多故荆分。雁違悠悠。桐川莫往。莫來惟姊。夫人近在溪浹。門巷依然。槐蔭未徙。吾宗播遷。相依棲止。對宇望衡。於今二絕。載涵淑艷。載聆徽言。珠光玉潔。展也邦媛。屬辭朗詣。析理不煩。林下風規。儼爾猶存。豈無女子才名。炫赫夫人。恬然含光。靜默有詩千首。非雕非飾。不傳于外。祇自娛懌。豈無女子門閤。自矜夫人。退然虛已。以承不席其盛。不有其能。體慈守儉。翼翼兢兢。早年善病。清寒削玉。二親閔憐。憂其天保。豈意同生。多登鬼錄。惟姊歸然。嚴冬一木。齒逾六十。神明不衰。前月相見。笑語依

依如何不淑溘然長辭德容不再凝想摧悲惟是外親
根連一本枝別條分寢疎寢遠諸姑無幾所生亦鮮二
十年來後先凋隕姊又奄逝實傷我心桐鄉一綫雨絕
星沉仰溯疇曩俯念嗣今苑枯如夢哀何可任伊姊風
徽婉彼列女愧非淵雲難爲揚詡遺文在笥天孫錦杼
尙克整齊不忘緒語